

屈原之殇联想

■文/庐山

匡庐水

屈原被流放后,终日闷闷不乐地行走于江湖。这天披头散发的屈原一路信步,踏歌吟于江浒偶遇一渔夫。渔夫冲神情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注视良久,惊讶地问道:你不是三闾大夫么?怎么竟沦落到这步田地?屈原叹了口气,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被放逐了。渔夫想了想,开导说:通达变的人挥洒自如,总是努力去适应环境的变化。既然你看清了众人卑鄙龌龊的面目,为什么不随大流推波助澜呢?既然众人都喝醉了,何不趁机蹭点酒糟喝点薄酒呢?何必非得忧国忧民落个流放的下场呢?屈原摇摇头,回答道:我听说刚洗过头的人定会掸去帽子上的灰尘,刚洗过澡的人会把衣服上的尘埃。是故,洁净的身躯怎么能接触污秽的东西呢?我宁可投入湘江葬身鱼腹,哪能让洁白无瑕的玉石蒙受世俗尘埃的玷污呢?渔夫闻言,击桨唱道:沧浪之水清啊,可用来洗我的帽缨;沧浪之水浊啊,可用来洗我的双脚。渔夫不再搭理屈原,怀着十二分的遗憾自顾逐浪而去。

以上是《楚辞·渔夫》的意译。全文以渔夫和屈原的对答,表现了两种人生哲学:随遇而安乐天知命与宁可玉碎不为瓦全。须知,洁者自洁,诚可谓出污泥而不染。君子处世,遇治则仕,遇乱则隐。亦即“达则兼济

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意思。屈原却全然不为渔夫苦口婆心的劝导所动,毅然选择了毁灭。

公元前278年,秦国攻破了楚国国都郢都。怀着悲愤,屈原留下了绝笔:《怀沙》赋。也就是后人理解的怀抱沙石投水结束了自己六十二岁的生命。

我想,屈原一定是坦然求死的。老人家并非缚石于身,而是抱石投水。仅此一点便足以说明了老人家内心创剧之深。

有识之士告诫说:人生来就被赋予了一种权利:选择死亡。但如果因厌世而亡故,那么他的一生将毫无意义。我觉得屈原大夫的死大致就属这种情况。因为他的离世并没有实现他的理想主义的目标。当然更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

我想,除了屈原先生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外,症结多半在于老人家的患得患失。这一点在他的绝笔《怀沙》赋中便表达得明白无误。

一言以蔽之,老先生充满了怀才不遇的牢骚。

不可否认,屈原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虽只是空谈似乎多了一点。我觉得,老先生的心智其实并不十分健全。诸如“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之类自我炫耀的表白等等。

屈原先生的日常打扮是这样的:头戴一顶高高的帽子(高

得差点歪倒),上身着荷叶剪裁的上衣,下身穿一条荷花缝制的长裙,浑身散发出花草的袭人香气。如此的扮相只能是吸引眼球的自卑。老先生对香草美人的喜爱几致痴迷的程度——“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说到底,屈原先生始终将自己摆在从属的地位,以香草美人自喻,供君王挑选而已。

屈原先生的贡献在于为后世留下了《离骚》、《九章》、《天问》等许多不朽篇章。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作为诗歌象征手法的“香草美人”意象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所效仿。

又过去了200多年,屈原先生的秭归故里出了个了不得的人物——王昭君。《昭君出塞》的故事国人耳熟能详。两位历史人物的共同之处在于“舍生取义”。然屈原先生的凛然之气没有能够挽救楚国灭亡的命运,反倒是弱女子昭君却以一己之力赢得了汉家王朝六十余年的太平。两人同样是为国分忧,效果却大相径庭。

每每读史,我不免为西施、昭君、貂蝉和杨玉环这四大绝色美女的命运所叹息。后两位的下场且不去说它,但西施和昭君委实称得上彪炳青史的巾帼侠女。

我想,西施也许并不甘愿

肩负那沉重的“和亲”使命。但这位弱女子却作出了以大局为重的抉择。唐代许多文人都有我上述那种猜想。白居易就曾虚拟了一段与昭君的对话。昭君甚至托他向皇上转达如下的话语:“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

其实昭君远走他乡没准是因“祸”得福,至少他的夫君呼韩邪单于敬之如上宾。而汉武帝那么爱阿娇,甚至许下了“金屋藏娇”的诺言,阿娇最终还不照样被打入冷宫?结论是:皇帝大多朝三暮四,不可信的。亲手把昭君送给匈奴的汉元帝大概也是这种货色。

然则这位远离故国的弱女子夜静更深之际更多的是对家乡对亲人的怀念:“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设身处地,我能够体味到她的惆怅。

如今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背倚大青山面向滚滚黄河湍流有一座高高的坟冢,冢上芳草茂盛、终年长绿,当地人称之为“青冢”。汉家女昭君便长眠于此。

同样,世人也铭记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先生。每年的端午,人们都会兴高采烈地吃粽子喝雄黄酒赛龙舟。无论大伙是否真的在纪念老先生,屈原这个名字仍深深镌刻于中华大地。

凭君写取千茎雪

■文/习斌

稗海习得

“凭君写取千茎雪,犹是先朝未死人。”这是大儒王夫之在明亡之后,面对清政府的剃发令,写下的两句诗。这两句诗,反映的是当时江南百姓的反剃发斗争。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容毁伤!清政府的剃发令,某种程度上有着征服的意味,他们希望汉族人民通过剃发,永远臣服大清的统治。偏偏有很多汉族士人像王夫之一样,至死也不肯剃发。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大明遗民,内心深处,心系的仍是早已分崩离析的先朝。

作为遗民,他们是落寞的,孤独的,但同时也是悲壮的,可歌可泣的。他们已经失去了精神家园,复兴故国的大业,对他们来说太过遥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将毕生所学、满腔抱负,纵情山水,寄情诗书,以了残生。

据《明代人物小传》记载,明朝末年,镇江有个诗人名叫谈允谦,和冒辟疆、丁耀亢等名士往来甚密,颇有名声。明亡之后,谈允谦与各地遗民志士多有交往,晚年回乡从事著述,著有《树萱草堂集》等一批著作。

像谈允谦这样,能够终身不仕新朝而独善其身者,在遗民里算是比较幸运的了。又有多少人能在历史的漩涡中从容进退,不留遗憾呢?

孔尚任的一部《桃花扇》,

让我们记住了侯朝宗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这部以明清易鼎为历史背景的戏曲,缠绵悱恻,动人肺腑。其事虽未必真,但对人情人性的描写,却是入木三分。明亡之后,侯朝宗整理自己的著作,定名《壮悔堂文集》。一个“悔”字,道尽了心中的多少滋味?为形势所迫,侯朝宗参加了清政府组织的省试。虽然他最终以没有完卷的方式,表示不愿意与清政府合作的决心,但这样的抗争实在有点苍白无力。后来,这便成了侯朝宗心病,他认为这是自己人生的一大污点。一代才子英年早逝,赍志以没,怎不令人扼腕!

同样的悲剧,还有大才子吴伟业的仕清。面对清廷的一次次征召,归隐乡间的吴伟业无奈之下同意出仕。尽管只是短短的两年,但却足以令他悔恨终生。“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在心底心间,处处流淌的都是无尽的追悔。吴伟业病逝前,遗言以僧袍入葬,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远离了红尘俗世,对他来说,又何尝不是最好的解脱?

“遗民文化”是颇值得玩味的。其间有太多人性深处的情感,值得细细咀嚼。身逢江山易主,对于有着理想和追求的文化人来说,原本就是一件极悲哀的事情。他们或许做不到像

史可法那样壮烈牺牲,或是夏允彝那样投水殉节;也无法像顾炎武、黄宗羲那样入清担仕,著述以终。但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有着自己的节操和底线。他们或有失节之处,但较之那些期望通过投靠新主而博取荣华富贵者,精神境界自是有上下之别。用“小节有亏,大节无损”这八个字来形容,或许更为恰当。

除了明末清初,遗民文化最精彩最丰富的历史时期,还有宋末元初。这是两段民族文化融合交锋的乱世。“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的两句诗。中原沦陷,异族入侵,对于有着满腔报国热忱的陆游来说,自然希望能看到王师收复中原的一天。可惜的是,王师未能收复中原,南宋的半壁江山却摧毁在蒙古大军的铁蹄之下。这段历史,让我们永远记住一个人的名字——文天祥。

文天祥慨然赴死,名垂青史。但耐人寻味的是,他的亲弟弟文璧却在元朝做起了官,而且得到了文天祥的同意。这看似矛盾的存在,其实更彰显出人性的真实。文天祥作为大宋丞相,作为反元复宋的精神领袖,他自然有着必死的理由,这便是“全忠”;而对文璧来说,降元做官,却能保全文家血脉,这便是“全孝”。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但文氏兄弟却可以做到,这

是怎样的大智慧!但同时,又怎能不令人万千欷歔?

古语常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像仕元的书法名家赵孟頫、仕清的文坛领袖钱谦益,终此余生,心灵均备受煎熬。忠与孝,仕与隐,节与义,正是凡此种种的碰撞,共同交织成人性深处的最强音。人性的果敢、懦弱、慷慨、私欲,常常是杂糅在一起的。面对别人的果敢,别人的慷慨,我们理应钦佩,理应赞赏;但面对别人的懦弱,甚或私欲,或许我们也应该多一点换位,多一分宽容。因为我们必须相信,只要心底还有节操,还有底线,便不容易迷失自己的精神家园。



王夫之像

一言以蔽之,老先生充满了怀才不遇的牢骚。

忠与孝,仕与隐,节与义,正是凡此种种的碰撞,共同交织成人性深处的最强音。

编辑 戴蓉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小伟